



□何鸣雁著

回 婚 礼

辽宁民族出版社



作者简介

何鸣雁，女，汉族，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生部教授、广播电视电影电视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中国外国影视译制片首届《金桥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首创中国影像人类学研究。著有《火祭》、《水祭》、《彝族十月太阳历引起的思考》、《考订山节考》、《古朝鲜文学鼻祖崔致远论》等；拍摄的人类学资料片在法国蓬皮杜人类学真实短片研讨会上受到极大的重视，继而被

推荐参加爱沙尼亚国际人类学研讨会。创作发表的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阿妈妮的眼睛》；中篇小说集《洁白的山茶花》；小说《蜡烛》、《冰凌花》、《烈士碑》；报告文学《种子》、《山村银簪》、《播种社会主义文化的姑娘》；电影文学剧本《甜女》、《人参鸟》、《乡俗》、《野店》、《洗礼》等。翻译作品有朝鲜电影《血海》、《卖花姑娘》、《春香传》、《无名英雄》等数十部和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生命》等。将冰心的《寄小读者》和《聊斋》的个别章节，以及小说《骨肉》译成朝鲜文发表，并翻译介绍朝鲜文诗歌、小说、民间故事、话剧、民歌等数百篇。

写在书前的话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80多万朝鲜族，有84 000多烈士。山河大地，连长白山的每一株小草都注满了英雄的血和泪。

我从少年时代起，朝朝暮暮，耳濡目染，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不屈的故事、血泪的叙述，激发了对共产党和朝鲜族人民的热爱。一个村子不到50户人家，有37个寡妇，她们的丈夫、儿子、兄弟姐妹都牺牲在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战场上。她们有时在零下37度的数九寒天里还打着赤脚，穿着草鞋，头顶土篮往地里送粪，不叫苦，不掉泪，有的只是默默地奉献，抚育儿女，教育孩子爱国、爱家、爱集体，好好读书。

我从1946年参加演出《血泪仇》，扮演小孙女开始，就算参加革命。入军政大学，考试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我写了四句话：何处

来一鸟，鸣声实可佳，雁飞方得知，壮志在天涯。老师生了气，问我：“这叫什么？”我回答说：“这是诗歌。”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诗歌，只不过在家跟着爸爸和姐姐，背过几首可怜巴巴的唐诗。老师又问我：“为什么不写名字？”我说：“这不，何鸣雁！”老师气笑了，狠狠瞪我一眼说：“捣蛋鬼！入了革命队伍，就得老老实实学习！”

从那以后，我在不断挨批评中学习长大成人，就是总也站不到进步者的行列里，可我心中充满了歌，充满了对延边这块土地上的英雄儿女的仰慕和钦佩之情，一想起他们做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我的心中就注满了泪，波涛汹涌，像大海一样。

1960年我总算如愿以偿，有机会跟随抗联战士重返长白山原始林里的宿营地踏查，为他们整理回忆录，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漆黑的夜，北风呼啸，小草屋里暖和和的，我点一盏小油灯，伏在小饭桌上，提笔落泪。烈士的母亲，白发苍苍的朝鲜族老奶奶，坐在桌旁，不时地拨掉灯花，一会儿烤一个土豆，一会儿削一块萝卜，我写一页，她看一页。她根本不认识汉字，有时甚至拿倒了页，可她确实是在看。我理解她是用自己的心在看，在想，在过电影。

从那时候起，我横下了一条心，一定要唱一支动听的歌，把英雄的朝鲜民族的生活真真切切、如实地唱给爱听这样的歌的人听。可是，我一直唱不好，直到此刻。我非常难过，心里依然充满了泪。是的，我还想唱下去……

这里选录的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较大，为了给读者以真实的面孔，未做任何更动，我相信亲爱的读者是能够理解其

历史背景的。

何鸣雁

1994 年国庆之夜

目 录

□写在书前的话·····	1
--------------	---

• 回婚礼·····	1
• 蜡烛·····	18
• 绿叶·····	28
• 阿妈妮的眼睛·····	38
• 洁白的山茶花·····	65
• 人参草·····	205
• 烈士碑·····	272
• 山村女教师·····	291
• 种子·····	302
• 玉女池·····	318
• 不思量 自难忘·····	321

——记金永顺追忆朱德海同志·····

回 婚 礼

朝霞，在车窗玻璃上投下一片红霓。

列车，疾驶在初秋长白山的原野上。眼前，一掠而过的电线杆、斑剥的白桦树、不规则的小片稻田、噉喳作响的铁桥，以及桥下清澈的流水，都告诉我，火车已经进入长白山林区，每一分钟都在接近我要去的目的地，每一秒钟都在缩短我与那颗埋在三尺土下的红心的距离。

忽然，“唰”的一声，列车驶进了山洞，车内的灯顿时亮了，浓烟混着蒸气从车厢入口处灌进来。一会儿，列车钻出山洞，烟气旋即消散。

红霓又出现在车窗上，晃着我的眼睛。哦，红霓，玻璃片上的红霓，这么熟悉！

我沉思着，思绪凝结在玻璃片上……

1960年，一个落叶飘零的秋天，我接受一项任务，整理延边地区从抗日战争，经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牺牲的朝鲜族烈士的事迹。延边有80多万朝鲜族，其中有名姓和籍贯的烈士就有84000多，他们的家乡在城市、乡村、高山、密林，这里到处都有烈士的亲人和遗孤。民政部门为了做好烈军属的抚恤工作，决定做一次全面的普查。

这一天，我带着资料又上路了，走了30里山路，经过了两个村，看见两座烈士碑。每过一座烈士碑，都看见有人接连从村里出来，男人穿着洁白的长裤短衣，女人穿着飘逸的各色长裙，老人背着手，迈着款款的步子，媳妇背着孩子，头上顶着包，手里拎着小桌。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有的走在我的前边，有的从后边追上来。我不禁有点好奇，问身边走过的一个媳妇：

“您这是上哪儿去？”

她一笑：“参加回婚礼去。”

我一惊：“回婚礼？！”

谁有这么大的洪福？按照朝鲜族古老的习俗，夫妻结婚60年，谁能儿孙满堂，全都无病无灾，谁就可以在婚期满60花甲这一年，再举行一次婚礼，叫《回婚礼》。

这真是旷古未闻的盛事，不单是亲友，全族的人都要来参加。谁要是能在这样的婚礼上得一条老奶奶亲手纺的彩线，缝在衣领上，谁就会福寿绵绵。

我紧走两步，追上前边一位老大爷，问：“您上哪儿去？”

大伯扭过头，闪着虎虎有神的双眼回答：“参加回婚礼去！”

我跟着问：“谁举行回婚礼？”

大伯带点炫耀的口吻说：“八个烈士的母亲金仁淑！”

我迷惑了：“怎么，按照你们民族的风俗，不是只有儿孙满堂，一个也没有伤亡的人，才有资格在结婚满60周年的那天举行回婚礼吗？！”

大伯哈哈大笑，长胡须抖得乱颤说：“亏你还是个干部，那是旧习俗，我们县委书记说了，我们给金仁淑举行的是革命的回婚礼！”他看了我一眼，“怎么样？你也去参加吧，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喜事，讨个吉利嘛。”

我们走上山脊，俯望脚下，莽苍苍的松林，绿叶掩映中，露出幢幢金色的草屋顶。几缕炊烟，从树隙间升起来，像凝住了一样，只有河水是闪闪流动的，也许是由于河底青苔的映照。水面晃着浅绿色的光。

回婚礼就在松林的空场上举行。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异的婚礼，来的人都自带一个像玩具一样做工精细的油漆小桌，上边摆上自做的糕点米糖。小桌错落地摆满了场地，年长的男客都在桌前就坐。场地的中央摆的是长方形的大喜桌，上边像小山一样堆满了各种果品和糕点。金仁淑老夫妇端坐在桌前，都穿着新郎和新娘的盛装。尤其是老奶奶，78岁，一身洁白的丝绸长裙，完全像个新嫁娘，只是那脸上皱褶叠着皱褶，连那双细长的眼睛，都陷在皱褶里，成了一道弯弯的褶，笑起来特别像盛开的大波斯菊，每一道皱褶，都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她的丈夫朴爷爷，

穿着肥大的白裤、白袍、黑坎肩，只是已经瘫痪，站不起来了，静静地坐在喜桌前，面对着前来祝贺的人。

我和路上遇着的大伯挨着坐在一张摆满糖果的小桌子后边。周围的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左三层右五层地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花花绿绿，穿着七彩缎的孩子们，花蝴蝶似的嬉笑穿梭在大人们中间。回婚礼的乐队由简箫、伽倻琴、长鼓、钹和手风琴组成，还有一个偌大的木盆，里边装满了清水，扣一个大葫芦瓢，敲起来发出“嘭嘭”的音响。

司仪宣布回婚礼开始，乐队首先吹打起来，最有趣的是葫芦瓢伴奏，所有的乐器都跟着它的节奏吹打。县委书记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说：“第一杯酒，由我来敬！”

立即有人把米酒斟入一个大铜碗里。他捧起来走到喜桌前说：

“阿妈妮，阿伯基，您们劳苦功高，八个儿女，七个为祖国、为人民已经献出了生命。他们牺牲得悲壮，我们永远记得他们！今天，是二老结婚 60 周年，咱破旧俗，立新风，给您们举行革命的回婚礼！我就是您们的大儿子，敬您第一碗喜酒！”屈下双膝，双手把铜碗高高举起来。

老奶奶站起来，伸出一双手，不住地抖，接过铜碗，把头低下去，开始饮那酒。只见她白发苍苍的头，慢慢抬起来，向后仰过去，大铜碗遮着她的脸。从那颤颤巍巍的双手上，从那洒洒泼泼顺着嘴角流下的酒浆上，看得出她的酒是合着泪一起咽下的。

我悄声问身边的大伯：“您熟悉她吗？”

大伯点头说：“熟！熟！小孩的时候就听说，他们结婚新

娘子没裤子穿，把她爹的一件大袄拆了，改成了一条裤子，两只袖管变成了裤腿。”

“您不是说她是八个烈士的母亲吗？县委书记怎么说牺牲了七个？”

大伯转过脸，两蓬乱草似的眉毛堆到了一块儿，把食指放在嘴上，噓了一下，放低声音说：“那个老儿子，去抗美援朝，牺牲在朝鲜啦，老奶奶还不知道哪。”

我忍不住地：“为什么不告诉她？”

大伯把手伸到我眼前摆了摆：“没人敢告诉，她省吃俭用，总说等儿子回来，娶媳妇要用钱……”

“唔……”我的心不由地酸了。

大伯又接着说：“公社书记说：“别告诉她了，就让她永远怀着希望，多活几年吧。”

“唉，那也不是长久之策呀，怎么小儿子当兵的时候不劝阻呢？”

大伯手指敲敲小桌解释：“你不知道，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林春秋带着义勇军回来了。”

我插嘴问：“林春秋是谁？”

“是现任朝鲜政府的领导人噢，1931年和她大儿子东奎一起参加革命走的。她见面就问，林春秋，我的大儿子呢？林春秋说，我就是您的大儿子，这不是回来接您来了吗！她什么都明白了，摇摇头说，我哪也不去，就在这村种地，国民党来了就打！有我没他！你把小儿子带走吧，他17了，也能打仗了，带他去解放全中国！林春秋就这样把小儿子带走了，一直打到海南岛，1950年又去抗美援朝，1952年牺牲在朝鲜。

101460

1954 年来了通知书，谁也不忍心告诉她，公社书记总托人从外边给她寄钱，落款写她儿子的名。”

我的眼睛潮湿了，再扭头去望金仁淑老奶奶，她安详地坐在那里，脸上挂着沉静的微笑，接受人们的祝贺。

突然，司仪的声音超越场内欢声笑语响起来：“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今天的回婚礼，是革命的回婚礼，是有特殊意义的回婚礼。所以，我要把老奶奶为革命牺牲的七个儿女的事迹，向来宾们介绍一下。”

老奶奶听到这，举起手向场内招了招，一个青年马上跑到她跟前。老奶奶孩子似的挤了挤眯起的笑眼，附在青年的耳上，说了一阵悄悄话。青年先是一愣，退后几步，望着奶奶，神情非常肃穆。老奶奶还是笑咪咪的，使劲向他摆手，意思叫他快去。青年转身飞也似的跑出了松林。

司仪继续说：“我先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大儿子东奎，1931 年离家参加革命，听说 1942 年牺牲在太行山；大女儿玉姬、二女儿玉顺，都是 1933 年牺牲；三儿子忠仁和三女儿敬爱，1935 年牺牲；小女儿今淑，1936 年牺牲；小儿子甲顺，1945 年参军，1950 年从海南岛去朝鲜，抗美援朝，常有信来……

身后有人喊起来：“甲顺回来了吗？”

又有人愤怒地压低声音：“你是哪来的？不是知道了吗？！”场内，有那么一小会儿没有人说话。

这时，青年跑回来了，气喘吁吁，怀里抱着一大摞衣料、绸缎、针织品，来到老奶奶跟前。老奶奶拉了拉司仪的衣角，司仪只好停下来转过身，老奶奶对他小声说了几句话。司仪犹犹豫豫的，样子很为难，抬眼望望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

刹那间，两个书记交换了一个眼色。

青年走上前去，站到司仪身边说：“奶奶的意思是，今天，不再提那些往事了，因为是大喜的日子，大伙都给他们送来很多的礼物，她很感谢，自己也准备了一点礼物，想作为奖励，在婚礼上，表示一下二位老人的心意。”说着把怀里抱的东西举了举，“奶奶说，这是用多年来县里和公社送给她的钱买的，愿意赠给共青团，奖给品德高尚，劳动好的青年。”

我的心一颤，不由抓住大伯的袖子。大伯也紧张了，两眼叮叮地望着老奶奶，自语说：“坏了，她知道了！”我再看看公社书记，他手里端着酒碗，不知所措地望着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已经站起来，好像就要走上去。

青年向老奶奶深深鞠了一躬说：“我代表团支部向敬爱的奶奶和爷爷表示感谢！一定不辜负革命前辈对我们的希望。”

一阵热烈的掌声震颤了松叶，唤起了山谷的回音。

司仪问老奶奶：“您讲讲话吧！”

老奶奶脸上仍然挂着沉静的微笑，摇摇头。

公社书记愣在那儿，县委书记垂下眼睛，陷入了深思，大伯长长地叹息一声。

场内静极了，人们像默哀似的低着头，没人喝酒，也没人吃菜了，连小孩都懂事似的偎在妈妈的怀里。

挂在松林尖上的几朵洁素的云，掉头缓缓地飘离开去。后有林子里的三道眉，叽叽咕叽叽咕地鸣叫着，唤起了一阵阵像微风吹过静夜湖水般的唏嘘声。

垂目端坐的老奶奶站起来了，她张开双臂，像要把所有的人都拢在怀里，说：“今天，你们不是来给我贺喜的吗？来，

把孩子都抱过来，让我把吉祥的彩线，缝在他们的衣衫上。”

哦！这声音是那样的湿润温柔，又甜畅，哪里像 78 岁的人的声音啊！我惊叹地望着老奶奶，那皱褶叠着皱褶的脸，挂着沉静的微笑。

媳妇们都动起来了，背好她们背上的孩子，于是，各色的彩裙在场内飘起来，夹杂着欢快的话声：“那线都是奶奶自己纺的。”“用百花汁染的。”“还加了碱呐，不褪色。”小学生也麻雀似的连跑带跳，跟着彩裙扑向老奶奶。

我扭头问大伯：“您知道老奶奶儿女牺牲的情况吗？”

“知道！”大伯挪挪凳子，把脸转向我说开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她动员乡亲参军，支援前线，给我们讲过多少次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34 年的海兰江大血案，把河水都染成了红色，死了那么多人，剩下来活着的眼睛也都红了，还能不拚吗？不拚，就得被日本鬼子杀死，莫不如杀他几个，也算没白死。她的二儿子光革，就是那一年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扔到牛车上拉走的，金仁淑追了五里地，让日本鬼子一枪托子砸昏在车沟里。等她清醒过来，额头流的血在地上汪了一滩，天都快黑了，夕阳里，她看见血里立着一株车前草，心想车前草，千车压、万轮碾都不死，我是顶天立地一个人，更得活下去！活着好和鬼子拚！不能让他安宁！神是一炉香，人是一口气，活着给祖宗争口气！唉！回家就把三儿子忠仁和三女儿敬爱，送到抗联去参加队伍了。”大伯停了一会儿，把熄掉的烟点燃说：“她那三儿子忠仁，死的更惨。1935 年春天，他下山回家，没成想碰上鬼子进村，把他抓住了，拿绳子捆在树上，逼他交出密营的地址。他不说，鬼子就用刀扎

他，问一句，扎一刀，让他妈妈在旁边看着。她儿子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呀，你可别哭啊！你哭，鬼子就高兴啦！汪在大伯眼里的泪溢出了眼窝，他用手背抹了去，嘴角抽动两下，望望我笑了，说：“你看，我倒哭了，人家老太太，那时候可没哭，她说眼泪往肚里咽，不能让敌人看着高兴。等敌人走了，她把儿子解下来，背到河边，含了一口河水对着嘴喂给他。儿子睁开眼睛，说了一句‘报仇’，就断气了。她用河水洗净儿子身上的血，数了数，敌人在他身上扎了78刀，她拿桦树皮把尸体裹起来埋了。”大伯低头吸着鼻子解释，“桦树皮裹的尸体，埋在土里不烂。”

我满脸是泪问：“那两个小女儿呢？”

大伯打个唉声说：“三女儿上山找她哥，迷了路，被人送回来都快冻死了，心口剩了一口悠气。乡亲凑了二斗黄豆，说埋在黄豆里能缓过来，埋上了也没缓过来，不到半夜就死了。小女儿，是躲讨伐，她妈背着她往山里跑，来不及喂奶，塞一个烤冻土豆给她。跑到半山腰，被鬼子的枪打中了，等她把女儿解下来，孩子已经死了，那土豆才咬了一口，让血染得透红。她把两个女儿和三儿子埋在了一起，堆了一个大坟包。她对着坟说：‘孩子，妈对不住你，你活着，妈连口奶都没空喂你，这都是日本鬼子逼的，你死了，妈把奶给你挤在坟头上，还得给你们去报仇，等打垮了日本鬼子，妈再来接你们回家去！’她又进山了。‘八一五’苏联红军一打进来，日本鬼子就跪下来缴械了，后来土地改革，她家分了地，她把三个孩子的坟移到地头来，说每天下地干活都和他们在了一起。”大伯不住地吸鼻子，用手背抹抹眼睛说：“真是刚强

的女人哪!”

我向老奶奶望去，她正透过老花镜，把一条彩线引进针鼻里，认真地往孩子的衣领上一针一针地缝着。缝完一个，歪歪头，欣赏一下，亲一亲孩子的脸，拍拍屁股，眼里满含着老年人无比喜爱晚辈亲骨肉的深情，脸上挂着沉静的微笑。

这笑是从深深的痛苦中泛起的，又把痛苦埋葬到笑的下边去。

我望着还沉浸在激动中的大伯说：“老奶奶早就知道她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大伯使劲点点头：“这女人的心，比海还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伽倻琴、筒箫、长鼓、手风琴都吹打弹奏起来。有的人还用筷子敲铜碗，合拍唱着战争年代的歌：

胜利呀，胜利呀，哈哈，
敌人被我们打退啦！
胜利而归，胜利而归，我们胜利而归。
同志们，看我们多勇猛，
同志们，看敌人多狼狈。
我们猛打猛冲猛追，
敌人被我们全击溃。

歌声由弱转强，昂扬雄壮，令人想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老奶奶眯着眼睛，似乎整个的心都沉到歌声里去了。

我不由地恳求大伯：“今晚，送我到老奶奶家借宿吧。”

傍晚，我如愿以偿地到了老奶奶的家。

这是两间旧草房，前边一扇门，后边一扇门，没有窗子，门是朝鲜式的格子门，糊着白纸，不知从哪儿拾来一片玻璃，镶在上边，可以望见外边的天地。炕边上安着两口擦得明光锃亮的朝鲜族用的铁锅，蒸气从锅里冒出来，弥漫了整个屋子，碗橱和缸都濛上了一层哈气。

我深深弯下腰去，用朝鲜语说：“奶奶，我来给您贺喜。愿爷爷和奶奶长寿！”

她惊讶地打量着我：“你是朝鲜族？”

我笑了摇头：“不，我是汉族。”

她出我不意地一把将我拉在怀里，抚摸着我的肩，我的头说：“啊，汉族！你的朝鲜话讲得多好听啊！”

我仰起脸望她，那眼里有泪，她为什么这样激动？只听她梦呓般地说：

“从前，不要说汉族不讲我们的话，连我们自己也不能讲啊！讲了要挨打，要罚钱，连名姓都要改成日本的。多少人就为反抗这个，掉了脑袋呀！可今天，啊！”她两手把我的脸托起来，端详着问：“你是从哪儿来呀？”

我说：“刚从北京来！”

“啊？”她细长的眼睛亮了，“北京？我去过呀！”

我也禁不住惊喜地握住她的手。在这遥远的深山老林里，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一提到北京，共同都去过，互相的距离好像一下就缩短了。我心里滚烫烫地问：“什么时候去过？”

“国庆大典哪！”她挑起眉毛笑咪咪地，“是国务院请我去的！还上了观礼台哩！”说着拉开炕桌抽屉，拿出一个纸口袋，